

梦回大唐

MENGHUI DATANG

楼雨晴等◎著

这,就是大唐——一个华美绚烂的年代,一个什么人都有的年代,
一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年代,一个充满了梦想与传说的年代。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楼雨晴等◎著
MEIYU QING

梦回大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酷语(二)/珠雅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204 - 08334 - 2

I. 青... II. 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344 号

青春酷语(二)(全 20 册)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 吴日珊

装帧设计: 花 雨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680 1/16

印 张: 360 字 数: 46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04 - 08334 - 2/I · 1755

定 价: 460.00 元(全 2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梦大唐

MEI DONG

目 录

楔子

001

第一部 大侠也认栽

005

第一章 一家团圆

006

第二章 心怀愧疚

014

第三章 闲言闲语

021

第四章 撩动心神

027

第五章 情深意重

033

第六章 成就美事

041

第七章 危机意识

048

第八章 全心呵怜

055

第九章 打乱步调

063

第十章 真心认栽

071

尾声

076

后记

077

梦大唐
MENG DAI TANG

目
录

后记	尾声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第二部
	地久天长	远赴敦煌	桧木为聘	玄羲姥姥	蒹葭苍苍	樟木观音	百雀锦被	玄羲玄羲	第一舞伶	舞伶宠翻天
153	148	139	131	121	113	104	096	088	080	079

梦大唐
MENG DANG

目
录

第三部	公主欠你的	155
第一章	公主出宫	156
第二章	意外受伤	163
第三章	真相被揭	172
第四章	逃过一劫	180
第五章	情愫暗涌	187
第六章	表明心迹	194
第七章	许下承诺	201
第八章	西域和亲	208
第九章	抗婚逃跑	215
第十章	太平日子	221
尾声		229

梦大唐

MEI DANG JI

目录

第四部	状元拽到宝	235
第一章	女孩跳墙记	236
第二章	铸剑师	249
第三章	教了个顽徒	260
第四章	长公主	271
第五章	逃婚	280
第六章	拒婚长公主	292
第七章	人人都爱状元郎	303
第八章	高府的放妻协议	314
第九章	爱情的末日	324
第十章	死亡之虫	334
后记		344

楔 子

大唐，一个华美绚烂的年代。

那一年，河清海晏，物阜民丰。

正月十五日上元夜，长安城内宵禁令解除，坊门全部开放，九街十二衢的街坊邻里全都悬挂起精巧的灯笼，当朝天子在朱雀门、安福门、丹凤门前分别竖起二十丈高的灯架，上披饰有金银的织锦缎料，并装点万盏灯，远望有如火树银花，街头巷尾都洋溢着兴奋喜庆的气氛。

灯火灿烂的长安城内人声沸腾，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参与盛会，就连皇族妃嫔都竞相出宫放游，彻夜狂歌乱舞。

“长乐坊”，是长安城中最有名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名的不只是上等佳肴、美酒、笙歌、舞伶，也有异国来的各式杂耍表演，因此成为王公贵族和名人雅士游戏寻乐之所。

“长乐坊”吸引的不只有王公贵族、江湖侠士，甚至是远从日本国来唐的遣唐使、新罗来的王子、金发绿眼的波斯人、西域胡人，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也由于吸引的阶层广，异国人多，故时常上演王公贵族争夺舞伎、江湖寻仇、倭奴和新罗人打出手的混乱戏码，渐渐地，人们说起“长乐坊”便直笑叹着那个乱茶坊、乱茶坊的，久而久之，便有了“乱茶坊”的别号出现。

上元夜的“乱茶坊”，特意安排了闻名长安城的第一舞伶苏合香独舞失传已久的“火凤舞”，舞技精湛的苏合香，因身体病弱，故无法时常献跳，想看苏合香跳舞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乱茶坊”在上元夜安排的这场独舞，让想一睹苏合香风采的人纷拥而至，呈现了一种空前爆满的盛况。

乐工们抱着乐器簌簌弹奏，琵琶声脆，箫乐曼妙，圆形舞台上八名舞伎行云流水般飘舞着应景舞“上元乐”。

几案上摆满了糕点果品，侍女们更捧出用西域玛瑙夜光杯盛装的葡萄美酒为客人们一一送上。

一曲舞毕的舞伎们正鱼贯退下，换上“乱茶坊”第一舞伶苏合香。

“这夜光杯不如波斯的琉璃杯好！”三名金发绿眼、坐在一桌的波斯男子，忽地轮流起身叫嚷，“我们不要夜光杯，给我们拿琉璃杯盛酒来！”

乐声短暂停歇的这一刻，那三名波斯男子的喊声清清楚楚地让茶坊内的客人们听见了。

“客人，‘长乐坊’内并未备有琉璃杯，望你们多多包涵。”侍女微笑客气地应对。

苏合香一手执扇，提着纤足缓缓走上舞台。众人的目光全集中在绝色倾城的姿

容上，那两抹如黛般的眉心透着一股出俗的傲气，男人们迷眩而神往地看着她，她那双美眸也在男人间悄悄搜猎着。

乐工没理会这个插曲，指尖继续落向琵琶弦，台上舞伶苏合香倏地抛出薄如蝉翼的长袖，随乐声曼妙起舞。

“长安城内最大的‘乱茶坊’居然没有琉璃杯？我波斯的琉璃杯就当真比不上西域的夜光杯吗？”波斯男子的厚掌在桌上重重一拍，瞠目怒骂。

“客人就请委屈这一回吧。”侍女苦着脸赔笑。

“简直太瞧不起人了！”其中一名波斯男子将手中的夜光杯狠狠摔出去。

“啊——”夜光杯不偏不倚砸中了台上苏合香的额角，渗出了细细血丝。

茶坊内惊呼声四起，引起不小骚动，乐工们急忙丢开乐器，察看苏合香伤得重不重？

此时，一位俊秀非凡的公子忙上前关心。这位公子有着比女人还漂亮的肌肤，和一对晶灿的星眸。

这位俊俏白皙的公子爷，实际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女红妆，乃当今大唐文乐公主所乔装。

她偷偷乔装出游，本欲至“乱茶坊”散心赏乐，岂料竟遇见此等败兴之事。

这里是长安城，那些番邦人竟敢在天子脚下放肆！她冷厉的眸子往那些生事的家伙狠狠瞪去，不过不用等她出手教训，因为早已经有人看不过去发威了。

“你们波斯人太可恶了，竟敢摔我们的夜光杯！你们的琉璃杯本来就比不上我们的夜光杯！”另一桌的西域胡人跳出来与波斯人对骂。

“你们这些西域猪！”那三个波斯人恼羞成怒，抡起拳头便朝那一桌的西域胡人攻过去。

顿时，双方扭打成一团，杯盘齐飞，桌椅翻跌。

这下子，茶坊内更是大乱了。不想惹事的人纷纷夺门而出，想看热闹的则全闪到了墙角边观看好戏。

突地，一个波斯人被西域胡人一脚踢飞，整个人栽倒在一名俊朗出尘的男子面前的几案上。

“有些事，当适可而止！”陆君遥蓦地抓住波斯男子的手，语气温淡。许是远道而来，受了风寒，眉宇间刻画些许仆仆风尘味儿，神情微倦，时而轻咳，吐出的语句却字字柔软而沉淀，奇异地不给人一丝病弱感，让人不容忽视。

刚柔并济。现场所有人，同时浮起那样的想法。他的出现，令茶坊内未嫁闺女儿芳心暗暗浮动，姐儿爱俏。不知是哪家的公子、娶亲了没？真俊！

“不关你的事，放手！”掩饰住短瞬间的震慑，波斯人死命想挣脱对方的钳制，却怎么用力也无法挣脱。

“住手！大家都快住手！别打了！”茶坊内的男仆护卫全都拥上来劝架，闹哄哄地费了一番工夫才把两边人马隔开来。

“喂，放手，快放手啊！”被男子制住的波斯人气急败坏地嘶嚷着。

“那‘乱茶坊’内的损失、欠苏姑娘的道歉呢？”陆君遥谈天似的，好声好气商量，波斯人愈是挣扎，脸色愈是惨白。天！这人明明没用劲，手骨却像火焚般疼

痛得要折断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全是意外，要赔偿多少我们都赔就是了，请这位大侠放了我们！”心知遇上了高人，身材魁梧高大的波斯人没了气势，狼狈求饶。

这时，那桌，一直安坐着的男客，他身着白衫，貌相俊美，气质飘逸，一直不动声色地端着夜光杯品味葡萄酒的美妙滋味。他微笑，开口了，话语虽轻，但字字珠玑，他这一说话，就摄住了众人的目光——

“干吗打打杀杀呢？既然诸位对杯子有意见，不如明日我拟个折子报到皇上那去，让皇上亲自定夺是胡人的夜光杯好？还是波斯的琉璃杯好？你们都随我入宫，在皇上面前为自家杯子美言几句。皇上说谁好，往后大唐宴席就用谁的杯子。至于吾皇惯用的，咱大唐产的金银杯，在你们眼中不值一提吧？我们就不讨论了，各位觉得在下意见如何？”

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波斯人跟胡人怔了会儿，旋即面色惊恐，纷纷急道——

“小事、小事，兄台何须惊动皇上？”

“是啊，大唐的金银杯我们也常用，金杯银杯拿来盛酒美极了，哈哈哈哈哈……”胡人赶紧抱唐皇大腿。

这会儿，他们有人眼尖地认出这厮了，这可不就是当今的状元郎司徒剑沧。他说这话摆明让他们难看嘛，区区一只杯子他竟要闹到皇上那去？可恶，陷他们于不义，这厮阴险啊，摆明让他们得罪大唐皇。

情势急转，侍女们窃笑。

文乐公主回头看着状元，心下赞赏——说得好！

“这怎么会是小事呢？”司徒剑沧继续挖大坑邀他们跳，“各位客气了，在下也很想知道皇上意见如何，这琉璃杯跟夜光杯不知皇上觉得哪个好……我这就拟折子，你们帮着看看。”他唤身旁侍女命道，“拿笔墨来。”

“是。”侍女强忍住笑，很配合地立刻去拿。

“嗟，小题大作！走——”波斯男人们丢下银两，灰头土脸急急离开“乱茶坊”。其他跟着打架闹事的西域胡人眼看情况不利，也速速离开。

望过一室残乱狼藉，陆君遥逸出幽长叹息。这下倒好，连偷个空喘息的地方都没有。

说来可笑，他能够从容不迫地迎对任何事物，唯一令他望而却步的，竟是……

长指挑起薄如蝉翼的软剑，陆君遥离开“乱茶坊”，也带走无数暗倾的恋慕芳心。

“嗳嗳嗳，怎么都跑了？”司徒剑沧摇头叹道，“扫兴。”他甩开羽扇，起身，悠哉地，缓步离开“乱茶坊”。

纷乱平息后，文乐公主取出绣帕递给舞伶苏合香，一瞧见她怪异的眼神，才想到此刻自己正乔装成男子，堂堂大男人怎会随身携带女人的绣帕？好在素来反应机灵，便不慌不忙地编了个理由，“这绣帕本想买来送给我妹子的，若不嫌弃，请苏姑娘拿去用。”

苏合香微笑道谢，拿着绣帕轻轻压在额角的伤口上。

“幸好伤口不大，否则这张漂亮的脸蛋破了相就可惜了。”文乐公主说道，心

下为她松了口气。

“破了相也没什么可惜的，反正我卖的只是舞技。”苏合香无所谓地耸肩，嗅到了绣帕上淡雅的香气。在茶坊献舞六年了，她识人的本领绝佳，早一眼瞧出这贵气逼人的俊俏公子多半是女扮男装。

“破了相怎么会没什么可惜？你可是‘长乐坊’第一舞伶呐！”茶坊坊主得了消息，急冲冲地赶了来，坊主是个圆润丰满，宛如盛放牡丹的贵气妇人。

苏合香顽皮地转了转眼珠子。

“这位公子，多谢您的绣帕，现在绣帕沾了血，待我洗净了之后再还给公子。”她朝公子歉意地一笑。猜出那公子与她同是女子后，她这一笑笑得极纯真自然。

“不用还了，就送给苏姑娘吧！”文乐公主潇洒地说，打开折扇轻轻拂凉，一举手一投足，把京城公子爷的行止学得惟妙惟肖。

苏合香不知道那公子为何女扮男装，但觉得她十分有趣，谢字还没来得及出口，就让坊主进来截断。

“这位公子，今日扫了您的雅兴了，过几日您再来赏舞，我不收您半分钱。”坊主张开宽袍大袖，客客气气地送走客人，“诸位客官，今日败了兴，过几日请再来‘长乐坊’赏舞，本茶坊绝不收钱！”

一阵小小的混乱中，苏合香被乐工们簇拥着退下了。

离去前，文乐公主环看了一眼紊乱不堪的茶坊大厅，想着此处不久之前的景象——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舞伎、客人们欢快的笑谈声、佳肴美酒夜光杯……

这是大唐。

一个什么人都有年代。

一个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年代。

梦回大唐



MEIGUI JIATONG

第一部 大侠也认栽

楼雨晴◎著

第一章 一家团圆

正月十五日上元夜，本该是合家欢庆团圆的日子。

走出乱茶坊，满街灯海、烟火，映照得红光如昼。陆君遥一路走来，不是携家带眷赏灯会，就是小情人相偕幽会，他孤家寡人，漫无目的，在这满街欢喜、节庆味儿的街中，倒显得有那么些许格格不入。

长安城啊……他该熟悉的，却又带了那么点陌生。

是啊，怎能不熟悉？他在这儿出生，在这儿成长。

又怎么不陌生？那么多年不曾踏上这块土地。

可怜天下游子心，近家，情怯。

陆君遥悄悄叹了口气。

乱茶坊那一闹，让他想喝点酒，拖延些时刻都不成。

酒没喝成，胆没壮成，想思索点什么有意义的言语也没能达成，脑子一片空白地站在一座华丽却又不失庄严的豪门宅邸前。

不及细想，手已伸出，敲动门环。

不一会儿，家仆急急忙忙前来应门，见着门外的他，脸带三分困惑，心想：这俊公子好生面熟啊……

“公子，您哪儿找？”

他浅笑，“福伯，好久不见了。”

不等对方响应，径自绕过他，进门去了。

咦？他怎么叫我福伯？

脑袋敲着大问号，直觉叫道：“公子您别乱闯，要找谁我通报一声、声、声——”声音卡在喉间，堵住的思绪突然畅通起来，结结巴巴地瞪着突然冒出的男子半晌，这才惊喊，“少、少爷，您是少爷！”只有少爷才会冲着他这么笑，不是他自夸，只有他家绝世无双、俊俏非凡的少爷笑起来才能如此赏心悦目、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好看……

“我的老天，少爷回来啦——”

陆君遥不过才眨个眼，那句“少爷回来了”便如雷贯耳，一传十、十传百，由各个角落传出来，惊动整座宅子。

“等等，福伯……”他有些哭笑不得。

“快快快，我带您去见少奶奶，她见到您一定会很开心的！”完全听不见他任何微弱的挣扎，抓了他疾奔。

“你一点都没老，福伯。”他苦笑。还是这么行动力惊人啊，看来有一阵子他是白操心了，福伯熬到想看陆家小小少爷成亲生子都不成问题。

穿过前庭、长廊、假山拱桥直达后苑，在跨进偏厅时还被门坎绊了一下，幸而他及时伸手扶住。

“当心点，福伯。”

“是啊、是啊，该当心！”一把老骨头了，可不禁摔。

陆君遥一笑置之，抽回手抬头的瞬间，撞进了一双惊诧的水眸。

是她！他知道是她！

这许多年来，对她的面貌已有些许模糊——毕竟他们不曾知己交心、不曾海誓山盟，然而，深刻印在他心版，从不曾淡忘些许的，却是那双眸子。

明亮，水灿，夺人心魂。

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记忆她，包括她的容貌、性情、思想，也没有更多时候去相处，培养他们之间应当要有、并且独一无二的感情。每当忆起，涌上心头对她最多的，不是相思，而是愧疚——那个措手不及与他拜了天地祖宗，结了发的——妻。

咚！

手中的碗滑落，在桌面敲击出声响，再滚落地面。

“你——几时回来的？”

“没一会儿。”

“娘？”这厢，小人儿脸庞由碗中抬起，仰起圆圆的眼儿，来回在母亲与这名陌生人之间打量。

细细的叫唤成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这是……他愣住。小丫头看起来，最多不超过五岁，他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响应这突然冒出的小小人儿，以及她的……身份。

“娘，我还要。”那厢，男孩递出碗，胃口着实好得过分，完全不理睬旁人。

对了，还有儿子，一个九岁的儿子，与拜堂成亲一般，同样来得措手不及，在他做好准备之前。

此举总算将她思绪抓回。

弯身捡拾掉落的碗，命婢女再去取副碗筷来，接着，为儿子再添一碗，所有动作沉稳流畅，口气温浅而镇定，“祈儿，盼儿，喊爹。”

“咦？原来我们真的有爹耶，哥哥。”还以为娘诓她的呢！

一掌不客气地往妹妹后脑勺呼去，“废话，不然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真是笨妹妹。

居然当他不存在，旁若无人地讨论起来了。

陆君遥很怀疑，妻子是怎么满足他们好奇心的？无论如何聪明早熟，身为制造者，他认为九岁稚龄接触这等话题，实在是太早了！

“不是这样吗？孙悟空就可以！”

“笨蛋，你好好人不当，想当猴子？”

“不然呢？”小妹妹好生困惑。

“呃？”小哥哥被问倒了，支支吾吾半晌，恼羞成怒道，“娘，你看你生的笨女儿啦，带回去教好！”

“祈儿，不准欺负妹妹。”低斥一声，接过婢女送来的新碗筷，“吃过没？要不，吃碗面蚕。”今儿个上元，总要应景吃碗面蚕的。

陆君遥不置可否地点头，在她张罗好的位置落座。

“对对对！一家人总算团圆，一定有很多话要说，老奴先下去了。”福伯笑咧了一张嘴，忙不迭地退出来，把空间留给聚少离多的小两口。

接过瓷碗时，不经意碰触妻子指尖，是冰凉的。

陆君遥仰眸，却无法在她平静的神情中，找出任何异样。

她究竟在想什么呢？对于他的归来，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情绪？

他自是不会如福伯一般，天真地以为她会很高兴地欢迎他。毕竟这么多年了，他在这个家中，一直都是缺席的，既不曾付出什么，是否有他，对母子三人而言，也不会是太重要了。

于她而言，他几乎只是个名为“丈夫”的陌生人，给了初夜的痛，以及往后怀胎十月的苦，除此之外，就再没别的了。

新婚至今，她一直、一直都在守空闺，忍寂寥，与寡妇无异。

他甚至不认为，她会有一丝一毫期待。

她若不怨恨他，他就该心满意足了，怎还能指望她欢天喜地迎接他？

若有所思的眸子，移向一双粉雕玉琢的儿女——

他们，终究不曾开口喊上一声“爹”。



夜深了。

妻子指示底下仆人打点一切，有条不紊，沉着而无一丝遗漏，真的……有当家主母的架势了。

直到现在，他们都没能好好坐下来，说上几句话。

犹记得，她刚嫁进来时，什么都不懂，突然被丢进家大业大、深宅大院的陆家，慌乱的大眼睛写满无助，什么都做不好，只能挫败地在夜深人静时，对着沉睡的他哭泣……

那时，她才十五岁，纯真而花样年华的岁月，很爱对着他说心事，傻气地以为他听不见，于是放心地抒发心事。于是往后分离的岁月里，深烙在他脑海的，总是那双无助带泪的水眸……

而如今，她成长了。没丈夫在身边计量的女子，总要自己学着成长、茁壮的，否则，在这豪门深院中，人吃人的贪婪人性，会先将她啃得骨头也不剩。

她知道她不会再是那个在夜里对着他掉泪说心事的女孩，只是，她还保留了记忆中的纯善性情吗？只怕，她的城府、她的计量，要比谁都多了……

抚着轻暖舒适的枕被，他幽幽叹息。

敲门声轻轻响起，他以为又是她差仆人送什么进来了，也没回头。

她很细心，所有他想得到、用得到的，无一遗漏。

“搁着吧，我想先休息了。”眼余光瞥见还冒着热烟的水盆，他淡淡说道。

点了下头，搁上铁架，“那，我不打扰了。”

这声音……他迅速回头，没料到妻子会亲自为他送来梳洗用的热水。

“芽、芽儿！”他有些生疏地，张口喊住她。

转身的纤影，微微颤动了下。

“这九年，究竟发生了多少事？我以为，我们只有祈儿一个儿子。”那盼儿——怎么来的？

“你介意？”

他微涩地轻扯唇角。

离家九年，回来之后发现妻子多了个五岁的女儿，哪个男人会不介意呢？但是介意之外，他更想知道，这些日子，她究竟经历了什么。

“……你累了，改天再谈。”

她在回避问题！

从见面到现在，他实在读不出她脸上有一丝一毫的欢欣之意。

“你，不乐意我回来吗？”这么问是很失礼的，但他必须知道。夫妻间，没什么不能谈的，是吧？

如果她还将他当成她的夫的话。

“……”她沉默了好一阵子。

这问题，果然太勉强了。他苦笑。

“……没事。”好一会儿，轻轻浅浅的嗓音飘出，很淡，真的很淡。

“原谅我这么说，我只是无法不这么想。”从踏入家门到现在，除了初见时摔落了碗，稍稍显示出惊愕之外，其余的，她情绪几乎是无波无澜，他看不透，也无法理解她究竟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

也许，他的归来，已经造成她的困扰了。

她偏着头，似是很困扰地在思索什么，又似斟酌着词汇，有些生硬地挤出话来：“——这是你的家，不是吗？”

他的家？

她指的，是这座他生长的屋宅，还是有他们母子的地方？

“你，早点休息，不要想太多。”开门，离去，步履依旧沉稳，实在听不出话中是否纯属安抚，抑或有那么几分真心。

“芽儿——”房门关上前，他及时送出话，“这些年，辛苦你了。还有——对不起。”

“我跟你说过，那个二娘好讨厌，说话假，笑声尖，味道又呛人。我讨厌她的大浓妆，讨厌她老母鸡一样的声音，还有、还有……每次站在她身边，都不敢太用力吸气，好怕呛晕了过去。真是奇怪，那么重的脂粉味儿，爹怎么会喜欢呢？你要快点好起来，帮我把她赶出去……我爹说，嫁了人后，丈夫就会保护我，你真的会吗……”自言自语了半天，声音愈来愈轻。

“算了，你这样要怎么保护我呢？还是我保护你差不多。你放心，我不会让假里假气的二娘太靠近你，有机会把你呛晕……”

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失眠了。

辗转反侧，脑海里净交错着陈年旧事，方及笄的年岁，稚气未脱的嗓音，单纯直接的表达方式……那是记忆中的她。

她就住在他隔壁，夜里几次起身，推开窗总见着透出房门的光亮。或许，她也极度不适应，正试着接受丈夫归来的事实吧！

两人并没有同宿一房，她很自然就这么安排了，他倒也没表示意见。

即使——孩子都九岁了，即使，他有绝对的立场，去行使丈夫应有的权利，然而，她不想同房，无意与他亲近，他不会勉强。

夫妻，是身份上的，实际上，他们与陌生人没多大差异，他们都需要多些准备，去填补九年的空白。

在这之前，他必须先了解，这个二十四岁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以及，这九年当中，他所错过的。



房门被轻敲两下，然后推开，孟心芽端着热水进来。

“早。”他打招呼。

“早。梳洗完，我备了早膳，在偏厅。”

他点头，打理好自己，走出房门。

偏厅里，只有他们一家四口人，她备了白粥，还有几碟小菜，都是他以往惯吃的口味。

“娘，我不爱吃粥，黏糊糊的……”挑食的小女儿抗议。

“不准挑嘴。”

母亲冷眼一扫，娃儿委屈兮兮地低下头，闷闷扒着粥。小哥哥用奇怪的眼神偷瞧他，好似他一回来就欺负妹妹，害娘凶她，破坏这个家的平和似的。

他不忍心，放下碗轻抚女儿发丝，“那盼儿想吃什么？”

盼儿偷瞄了哥哥一眼，赶紧摇头，“我吃粥。”

敢情这两只小鬼达成了什么共识？

一来一往落入眼底，他想，昨晚这双小儿女恐怕“聊”了不少“心事”，预备好抵御外敌了。

孩子与他，仍是极度生分呢！

更正确地说——是充满防卫。

用过早膳后，她说要去铺子里处理一些事情。离家九年的丈夫归来第一天，她居然还想着处理生意上的事情，更扯的是，他还不惊讶，口气平和地要她去忙……

他们，从来就不是一对浓情蜜意的夫妻，实在也不需要表现太多的“别后离情”。

他利用这一天，四处走走逛逛。九年当中的变化不算少，府里的仆人走了旧的，来了新的，大半的生面孔，他已经叫不出名字来了，但府里的格局，大致上是不变的。

爹这一生的妻妾不算少，前前后后算起来，少不了十来房吧，都住在西院那